

解析《大亨小傳》

歐洲臺灣研究學會秘書長 | 蔡明燁

2013 年好萊塢又翻拍了《大亨小傳》（*The Great Gatsby*，另譯《了不起的蓋茨比》）。這是好萊塢第四度將本書搬上大銀幕，噱頭很多，既是 3D，又是大堆頭——包括兩位當紅小生狄卡皮歐（Leonardo DiCaprio）和馬夫爾（Toby Maguire），以及近年來備受矚目的英國女星慕莉根（Carey Mulligan）——自然引來各界不少評論，也讓新世代的讀者重新認識了上世紀初的美國小說家費茲傑羅（Francis Scott Key Fitzgerald）。

要深入探討《大亨小傳》，就必須對費茲傑羅和他的寫作動機有所了解，有趣的是，當我們體悟到費茲傑羅所描繪的「美國夢」竟是一場空洞的夢幻泡影時，雖然小說背景設於 1920 年代，我們卻將發現種種寓意仍歷久彌新，甚至連最近這部 3D 版的電影改編，也可以被看成是這場好萊塢大夢的一環。

* 費茲傑羅

費茲傑羅出生於 1896 年的明尼蘇達州，1917 年當第一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時，費茲傑羅決定去從軍，駐紮在阿拉巴馬州，在那兒他愛上了年僅 17 歲的南方佳麗左爾達·賽爾（Zelda Sayre），雖然左爾達同意下嫁給他，但基於對財富、享樂的無窮慾望，她表示唯有當費茲傑羅能夠證明自己功成名就時，才願意和他舉行婚禮。結果費茲傑羅在 1920 年出版了他的首部小說《塵世樂園》（*This Side of Paradise*），一炮而紅，終於如願以償娶了他的夢中情人，那時費茲傑羅不過 24 歲。

年紀輕輕就名利雙收，尤其 1920 年代的美國適逢經濟起飛，可怕的戰爭又剛結束，不同的社會價值觀與生活方式都在世代交替中迅速蛻變，名利競逐和貪婪物慾成為新的指標，於是費茲傑羅也很快陷入狂歡、奢靡、毫無節制的時尚派對，加上他為了取悅嬌妻，必須不斷產出機智評論和短篇小說賺取稿費，但永遠入不敷出。

《大亨小傳》於 1925 年問世，費茲傑羅本來寄予厚望，盼能在文壇上造成另一波旋風，但事與願違，書評和市場的銷售成績皆不盡理想，同時隨著經濟大蕭條（*The Great Depression*）來臨，左爾達精神崩潰，費茲傑羅也不斷和酒精中毒極力奮戰，而當 1934 年出版的小說《溫柔夜》（*Tender Is the Night*），讓費茲傑羅東山再起的希望又一次落空後，作家決定在 1937 年轉戰好萊塢寫電影劇本去也，卻也沒有什麼突出表現，最後在 1940 年心臟病突發暴斃，享年 44 歲。

《大亨小傳》書裡有許多作家本人的影子，例如故事的敘述者賈勒偉（Nick Carraway），跟費茲傑羅一樣來自明尼蘇達州，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遷居紐約，也如費茲傑羅那般擅於察言觀色和思索；書中的另一個要角蓋茨比（Jay Gatsby），則像費茲傑羅的親身經驗般，從軍時在南方愛上了一位年輕貌美的姑娘戴西（Daisy），無法自拔，蓋茨比白手起家，年紀不大卻財力雄厚，為了取悅戴西而不惜耗費千金，不斷召開排場盛大的私人舞會，只求博得美人一笑。

猶如小說裡的賈勒偉，紙醉金迷的世界令費茲傑羅大感刺激、興奮、神往，同時也猶如小說裡的蓋茨比，費茲傑羅一向極度崇拜財富階級。然而難能可貴的是，當費茲傑羅成為1920年代的風雲人物之際，他一邊盡情享受夜夜笙歌的糜爛歲月，另一邊眼睛卻仍雪亮著，看得到華麗的「爵士時代」背後，其實全是鏡花水月和虛偽造假，因此他也曾渴望覓回正軌，《大亨小傳》可以說象徵了費茲傑羅本人對「爵士時代」的矛盾與內心掙扎，他讓小說人物賈勒偉懸崖勒馬，毅然放棄了那令人眼花撩亂卻道德破產的腐朽世界，但他實際上卻更像蓋茨比，執著於那位代表著他一切夢想的女子，即使明知她將會把他帶上痛苦、乃至毀滅的深淵。

*《大亨小傳》

費茲傑羅還在唸大學的時候，就曾立志要當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小說家，他讀的是長春藤名校普林斯敦，可惜並未畢業就當兵去了。

他的處女作《塵世樂園》雖然讓他嚐到了一夜成名的甜美滋味，但他自知還稱不上傑作，他的第二部小說《美麗與毀滅》（*The Beautiful and the Damned*）賣得跟《塵世樂園》一樣好，卻也不是他心目中的好小說。於是為了寫出「偉大」的創作，費茲傑羅努力研讀「偉大作家」的文字，他最愛浪漫詩人濟慈（Keats），而《大亨小傳》就是費茲傑羅從品讀濟慈當中獲得的靈感，他說他的新小說不會跟自己先前的作品一樣只關心表象的唯美，故事主軸的發展會設在一個短暫的時程裡，同時本書將會挑戰他才能的極致。

耗費三年的光陰，《大亨小傳》於1925年4月問世，字字珠璣，全書不過將近五萬字，敘述長春藤名校高材生賈勒偉在1922年夏天來到紐約長島西區，企圖在金融市場闖出一點名堂，他的鄰居是神祕人物蓋茨比，以每週末舉行的奢華私人轟趴遠近馳名。

賈勒偉的表姊戴西和表姊夫湯姆（Tom）住在長島東區，他們把社交名花喬登（Jordan）介紹給賈勒偉當女朋友。透過喬登，賈勒偉終於認識了蓋茨比，發現蓋茨比的年紀比自己想像中年輕許多，尤其令他驚訝的是，原來蓋茨比早年當兵時曾是戴西的情人，戴西甚至曾表示願意等他成功歸來締結連理，不料蓋茨比前腳剛離去，戴西就接受了仕紳階級湯姆的求婚。蓋茨比對戴西一往情深，他從非法經營私酒生意積極資財，來到長島西區住在戴西家的對岸，目的就是希望夜夜都能隔水望見戴西，週末的狂歡舞會也全是為了要引起戴西對他的注意。

透過賈勒偉，蓋茨比總算又和戴西見了面，兩人舊情復燃，展開婚外情。湯姆雖然在外也有情婦梅爾托（Myrtle），卻不能忍受妻子對自己不忠，和蓋茨比進行談判，揚言會向戴西揭發蓋茨比的不法行徑，戴西也發現自己不可能離開湯姆。在開車回家的途中，戴西的車子意外撞死了梅爾托，雖然開車的人是戴西，但蓋茨比為了維護愛人，願意幫她承擔，沒想到梅爾托的先生卻認定開那輛車的人必定是梅爾托的姦夫，所以殺死了蓋茨比然後自殺。賈勒偉替蓋茨比舉辦了一個小型葬禮，結束了他和喬登的曖昧關係，悵然搬回老家。

費茲傑羅在構思和撰寫《大亨小傳》時，1920年代的拜金風潮如日中天，作家自然不可能事先預料到1920年代末期即將席捲全美、進而全球的金融風暴。或許正因如此，小說在1925年剛出版時，一般讀者不太知道應該如何面對這部作品，它表面上看似膚淺，卻又彷彿寓意深遠，愛情故事顯得輕薄短小，人物關係卻錯綜複雜，一方面既像是在歌頌放逸無度的縱慾生涯，另一方面又像是在對此悼輓，直到費茲傑羅驟然去世之後，本書才開始漸漸引人注意，逐漸體會到原來蓋茨比最了不起的地方，在於他單槍匹馬追求夢想、讓幻夢成真的能力，但是他把個人的快樂和一切夢想都建築在對迷戀的執著及對金錢萬能的信仰上，到頭來終究換來了美夢的破碎。在《大亨小傳》小說裡，費茲傑羅達到的文學成就不在對當時的讀者提出警世預言，而是他深刻呈現出了人性的弱點——在面對強烈的誘惑之際，究竟有多少人能夠迷途知返？在物慾橫流的長期汙染下，又有幾個人能夠避免道德淪喪？——正是這種對人性的幽微刻劃，以及對1920年代美國社會的鮮明側寫，使蓋茨比華而不實的虛幻世界在後人心中歷久不衰，也讓少年得志的費茲傑羅，終於在死後被公認為他心嚮往之的偉大作家。

* 三個大夢

對今天的讀者來說，《大亨小傳》至少對三個大夢做出了有力的譏諷：第一是「愛情夢」，蓋茨比對戴西愛得無怨無悔，不免要讓人慨歎「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許？」，但愛情本是虛無飄渺，究竟蓋茨比愛的是戴西？是愛的幻影？還是蓋茨比在戴西身上投射的那個可望又不可及的世界？戴西對蓋茨比的愛又是什麼？當愛情受到物質慾望的不斷扭曲和變形之後，拆開愛情糖衣的包裝，究竟還殘留多少真情？

第二是金錢至上的「發財夢」，費茲傑羅筆下的1920年代風氣腐敗，過度貪婪、憤世嫉俗、縱慾享樂，導致了頹廢、空虛的靈魂，讓美國人世世代代努力追求的目標突然失去了價值和意義。1929年秋天的股市狂崩引發了美國經濟大蕭條，接著許多國家陸續受到波及，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全球性的經濟困境持續到戰爭結束以後才逐漸重上軌道。由今天的角度觀之，1997年發生的亞洲金融風暴，以及最近這一波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機，更讓人對《大亨小傳》描寫的貪、瞋、癡感到心有戚戚焉。

第三則是好萊塢無止盡的「電影夢」。好萊塢號稱「夢的工廠」，從 20 世紀初開始，就以大眾娛樂的方式將美侖美奐的「美國夢」包裝成電影行銷海內外，一百多年來，好萊塢的製片手法與經營策略不斷因應時代的變遷而推陳出新，不過好萊塢所迷信的大片文化，近來卻有愈演愈烈的趨勢，連在 1980 年代以電影特技開拓了大片市場的史匹柏（Steven Spielberg）和魯卡斯（George Lucas），都開始大表不以為然，他們抨擊現在的好萊塢大片一味追求更多、更炫的聲光效果與感官刺激，忽略了人物的塑造及故事鋪陳，拍出來的作品越來越空洞乏味，遲早將會自取滅亡！

我們當然不能只因史匹柏和魯卡斯兩位大導演的個人判斷，就跟著預言好萊塢電影「大」夢的幻滅，但若細想最新改編的這部《大亨小傳》，3D 的手法除能加強蓋茨比舞會的壯麗場景之外，對故事的詮釋不但毫無助益，反而可能誤導觀眾的注意力，正如史匹柏和魯卡斯所警告的，好萊塢大片現在所傾向製造的，越來越接近「遊樂場」坐雲霄飛車的經驗，而遠離傳統「電影」提供的觀影經驗，那麼即使好萊塢大片在未來仍是搖錢樹，有朝一日當電影院變成了遊樂場的代名詞時，好萊塢所致力營造的「電影夢」豈不也只是一場空？

西諺說：「當心你所祈求的（Be aware of what you wish for）。」用在解析《大亨小傳》和好萊塢大片永不休止的利益追逐裡，無寧是極其恰當的座右銘。